



郁金香

卞宣

## 唐卡的传承

□米拉

时针指向2017年5月22日,这是我在拉萨学习画唐卡的第一天。用大半天时间做好了画布,打好了度量格,紧接着就开始画铅笔草稿。

打磨过的画布非常平滑,铅笔落在布面上的触感好极了。我要画的是尊释迦牟尼佛的坐像,先从眼睛开始画起。记得多年前在西藏旅行时,看到寺庙中的壁画或佛塑像,他们的面容总是最吸引人。尤其是眼睛,与中原地区造像不同,上眼睑呈弓形,双目微阖,显得安详又从容。作画的第一笔便是这弓形上的眼睑,而后画出下眼睑和眼珠。有了度量格的界定,下笔便有明确的指引,左右对称也更容易了。双目完成后,再依次画出眉毛、鼻子、嘴唇、脸廓、耳朵、头发外线、发髻、宝顶和颈纹。释迦牟尼佛的弓形双眼、含笑双唇和圆形的脸庞都向外传达着慈善、温情与和蔼可亲的神采——这是丹巴绕旦老师在《西藏绘画》中的描述。我们画佛像的范本也来自丹巴老师的这本书。

丹巴绕旦老师是西藏唐卡勉唐画派的传承人,如今已是78岁高龄。他出生于一个传统绘画世家,他的祖辈以及父亲、叔父都是非常杰出的画师。丹巴老师11岁开始随父亲学习唐卡绘画。当时仍是奉行家族传承的年代,只有族中的男孩能成为传人,学到造像度量的规则。丹巴老师年轻时经历了许多坎坷,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他才重新回到唐卡绘画领域,先从格萨尔王画作的创作,而后进入西藏大学美术系做老师,同时开始把父辈传给他的唐卡绘画技艺逐步整理成完整的理论体系。此外他还开办家庭唐卡学校,打破了过去“传内不传外、传男不传女”的规矩,免费招收来自各地的青年,不仅有藏族,还有汉族、蒙古族等其他民族,甚至还有不远万里前来拜师的海外学生。丹巴老师对他们倾囊传授,短短数年间就培养出一大群优秀的青年唐卡画师。而我的老师,罗桑老师,也是丹

巴老师的弟子,他也追寻着老师的足迹,在达孜开办唐卡学校,免费招收各地的青年,其中还不乏贫困家庭的孩子和残障青少年。他耐心细致地教导学生,带领大家创作唐卡。在我们的师兄之中,已经有好几位西藏一级唐卡画师。

在达孜县我们的唐卡画室里,我按着丹巴老师的范本画佛祖坐像,身旁是许多专注作画的藏族师兄。和我们坐得最近的阿布小师兄,那时还未满18岁,正在学习上色。我们画布和打磨时,都是他在从旁指导,我们就认真地喊他“小老师”,他害羞地笑笑,指指画室另一头的一间屋子,“小老师们在那边”。他指的是画室的三位小老师,他们是罗桑老师最早收下的学生,从十三四岁开始学习画唐卡,毕业后就留在老师身边,协助老师一起教学生。

在画画的间隙,我们也跑去看其他师兄的画作,这才发现画室的座位有讲究。包括我们在内的小房间有五六个学生,都处于初级水平,除了我们在画铅笔稿之外,其他几位师兄正在做基础上色和点染。出了小房间,来到中间最宽大的正屋,六七位师兄在画更精细的部分,除了上色和点染外,还包括勾线和勾金,坐得离我们最远的一位大师兄则已经在画自己的毕业唐卡。再到三位小老师的房间,他们主要负责唐卡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绘画部分——开脸。可以想象,年复一年,在这个小小院子中,一批又一批的学生从制作画布起步,经过一个又一个阶段的学习,最终圆满完成,成为一名成熟的唐卡画师。而整个学习的过程,可能需要五年到八年的时间,真是非常漫长。可再看看聚精会神的师兄们,正深深沉浸在绘画的一个个细节之中,不骄不躁,怡然自得,坐在他们中间,时光好像突然就慢了下来。这一天,我们一直画到天黑,直到灯光照不清笔下细密的小线条时,才依依不舍地放下铅笔。

## 去昆明过冬

□尹画

寒风一起,就想找个暖和的地方待几天。这个冬季,我跑去了昆明,这个四季如春的城市,每到冬天就让我魂牵梦绕。

昆明有条母亲湖,名叫翠湖。没有翠湖,昆明就不成其为昆明了。当年,西南联大的汪曾祺、朱自清、闻一多……就住在翠湖边,闲暇时常来翠湖边散步。

冬天的翠湖,最生动的是海鸥。每年冬天,成千上万只海鸥自西伯利亚飞来翠湖边过冬。雪白的羽毛,红通通的嘴唇,像抹了道口红,所以人们叫它们:红嘴鸥。我惊叹翠湖边有如此多的海鸥,它们静止地停歇在电线上,像一排姿势划一的列兵侦察员。也喜欢动态的海鸥,矫健的身姿,翩翩跹跹,满目一片动感的白,忽而东,忽而西,忽而飞得很高很高,忽而刷一下降落水面。天空是它们的,湖水也是它们的,翠湖的海鸥拥有无边无际的幸福。

隔天,去昆明著名的观鸟景点海埂大坝,继续看海鸥。远山

如黛,脚下就是清清的滇池水。那里的红嘴鸥比翠湖的还要多。翠湖的海鸥,像女人,即使也能扑棱棱飞得很高,气息还是温婉柔美的。而海埂大坝的海鸥,由于有绵延的西山和壮阔的滇池打底,力量和气魄更似男人。它们不怕人,就在人群上空飞来飞去。大坝上很多游客带着面包前来喂鸟,扔一块面包丁,一群海鸥就呼啦啦飞过来抢,大人们也像孩子似的发出咯咯的笑声。那天,我恰好戴着顶白色帽子,涂了口红,站在海埂大坝上,听着刘家昌的老歌《海鸥》,突然觉得自己就是一只红嘴鸥,我也像西伯利亚的海鸥们,飞来昆明过冬了。

上海的冬天,路边行道树大多光秃秃地掉光了叶子,可是在昆明,却能看到像春樱般的花朵,让人错觉走在春天里。从酒店步行去海埂大坝,会路过一条名叫红塔西路的路,两侧冬樱盛开,举目望去,粉红一片,望也望不到边。问过昆明的朋友,才知红塔西路种有600多棵冬樱树。冬樱是昆明的

特色树,“看冬樱花去”是昆明人冬天最美的仪式。这种树,和春天的早樱一样,开粉色的花朵,所不同的是,冬樱只在冬季里才开,所以叫作:冬樱花。

我是第一次看到冬樱花,从树下经过,不时有花瓣自天空飘落,落在发上、肩上,纷纷洒洒。“哎呀连声赞,花满红塔路。”看那瓣瓣粉色轻轻飘扬,我便情不自禁篡改了一句日本俳句。

来昆明过冬,还想学西南联大学生泡个茶馆,最好是那种老老的茶馆。走了一条联大学生以前喜欢泡的“茶馆之路”,翠湖、西仓坡、府甬道、文林街、文化巷,可惜仍没找到理想的茶馆,如今的茶馆都太现代了。重回翠湖边,在湖畔随便找了家茶馆,要杯普洱,露天坐着,看看行人看看树,看看白云看看鸟,突然想,这不就是理想的茶馆吗?有理想的下午,理想的天气,理想的风光,理想的旅伴,理想的茶水。最关键,我待的地方就是几十年前联大学生待过的地方。如此一想,便觉得昆明的冬天更暖融了。

## 星星之火可燎原

□汤凯燕

野花小小的,散在林间、草丛,极寻常。若成一片,漫山遍野,便谁也抢夺不了它们的春光。

陶永华老师的“南通名贤书画收藏展”在南通中专内。中国字画本沉静内敛,纸张沾染沧桑,有老者般的智慧与从容。落款有本地名人,张謇、张謇、尤无曲、王个簃等等,更多是普通人,仅在纸面上记录着他曾经的存在。另有无款无字,无任何目

的,纯属一片闲心,你甚至能触摸到书画那种悠然自得。或午后,阳光斜入书案,观墨笔之飞舞。或雨水顺着屋檐滴答滴答,击打地面,一炷香,一杯茗,一个人。又或黑色长夜,月满西窗,满腔情绪流淌在指尖笔下。

观者无不赞叹,无心之笔,无名之作不弱于庙堂。天然之姿,趣味盎然。

陶老师为大家讲解作品背后故

## 身怀绝技

□陈海峰

距离十米,绿灯开始闪烁。老程本可以一脚油门踩过去,想想会有几分钟宽裕还是把车刹住了。半个前轮已在线外。

丁零零丁零零。  
“儿子的家长讲座你没忘吧!”

“放心吧我的honey,顶多五分钟就到了,社科基金的开题会我都扔一边了,小赵他们被我带得差不多,已经可以独当一面,我不出面应该也是十拿九稳,再说,部里派来的专家都是老交情了。”

“晚上不用来车站接我,把你的课题放一放,唯一的任务就是好好陪儿子作业。记着,逐字逐句检查完再签字。”

“遵命!”35、34、33——老程盯着倒计时的红灯,“哎——今早课上我见着夏荷了,你们沈主任的检查结果出来了,他不是想让夏荷继续读我的研究生嘛。”

“能怎么样,我们都是干这个的,心里镜明。保守措施的话,也许能拖个十年八年吧。”

“唉,老沈可是这方面的权威啊。”

高高的天花板上白生生的大灯,照耀着底下黑压压一大片奋笔疾书的家长。

一个洪亮的声音响彻礼堂。“成绩下滑与孩子学习的自我效能感降低密不可分,初二前后成绩会有一次大分化,要提高孩子的综合学习素养,这包括:学习意志力、时间管理、考试应对、学校适应、师生适应、家庭支持感

知度……”  
这是学校从北京请来的教育专家,据说想邀请的学校都排到后年了。

老程弓着身子也在埋头疾书:“孩子的问题,确切地讲,基本都是家庭系统出了问题。天底下所有的爱都是为了相聚,唯有父母的爱是为了分离——我们的责任恰恰在于教会孩子收拾行囊,能够自我前行,走得更远。”

书写间隙,老沈不忘用手机拍下现场图片和记得密密麻麻的笔记发给夫人汇报:“三十年前高考也没这么认真过,那时简直跟玩儿一样。”

客厅的挂钟当当敲了几声,老程扔下手中的书,起身推开儿子房间。

“能先敲门吗。”那个已和自己一样高的半大孩子埋在一堆试卷里头也不抬。

老程悻悻退出去把门关上,笃笃笃。

“……”  
“作业还得多久?八点了。”老程走近儿子的书桌。

“早着呢。”  
“手里怎么有手机。”  
“查生字。”

“网上的东西不可靠,家里这么多字典词典,它们最权威。”  
“……”

“字迹再工整一些就好了。”老程转到儿子身后。

“作业多,来不及。”  
“书写事小,可是字迹工整说明态度认真,天底下所有教师的心思都和爸爸一样,看到工整的书写心

事,故事是作者的,也是陶老师他自己的。当人们目光聚焦在山尖尖的几个人,倾心于他们的惊才绝艳,陶老师却另辟蹊径,集中精力于本地字画。他由无心到有心,一朵两朵不精彩,100朵,1000朵,10000朵……汇成花的海洋,是生生不息的艺术之光。

陶老师眼里闪着喜悦的光,这是他的花圃,他的骄傲。他成就了他们,他们也成就着他。

情大为愉悦,说不定手一松就多给了几分;当拿过一份……”

“知道了!”  
“现在觉得你爸烦,等……”  
“打扰我学习,你能出去吗!”  
“就这样和爸爸说话?!”

“程教授,麻烦您把门从外头关上,可以吗!”  
老程气得快步踱出去一把摔上门,“你自己在家作业!”

默默走在黑黢黢的小区里,老程边往身上披外套边敲手机:我还是来接你吧。

还没到车位,就听得一阵凄惨的孩子哭声从右侧三四楼上传来。哭声尚未停歇,突然又变得更加凄厉,一阵儿啾啾啦啦的声音紧接其后。抬头望去,不少黑色的影子自天飞下,飘飘悠悠隐没在夜色黑咕隆咚的草坪和冬青丛中。哭声更加嘹亮高亢了,一个低沉但威严的男声厉喝道:“还想要就自己拣去!”

老程苦笑一声。  
开门,打火。灯影里,一个六七岁的瘦小身影抹着眼匆匆从远处冲来,四下扭头。

倒车,转弯,老程看见了车灯扫到的草坪和冬青枝叶上东一本西一册胡乱散挂的教科书和作业本。

老程索性驻了车,推开远光灯。就着他的车灯,孩子奔过去很快找到一本。等孩子快收集齐一沓本子,从远处又急急奔过来两个成人身影。

老程兀自叹了口气,手机叮咚一声,是来自夫人的语音。继续倒车,前进,左转。

“人类的痛苦往往来自空怀绝技却无法自我拯救。”

两盏红色的尾灯慢慢湮没在万家灯火里,一切又复归平静。

走马天下

画室故事

万家灯火